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

吴文化视野中的古代苏州诗词研究

杨旭辉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

吴文化视野中的古代苏州诗词研究
杨旭辉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吴文化视野中的古代苏州诗词研究/杨旭辉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5672-2352-3

I. ①苏… II. ①杨…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欣赏—中国—高等学校—教材②吴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7. 2②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3430 号

苏州诗咏与吴文化

——吴文化视野中的古代苏州诗词研究

杨旭辉 著

责任编辑 史创新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东兴路7-1号 邮编：215021)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324 千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2352-3 定价：4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前言

法国哲学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通过对大量文学史实的分析研究,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的紧密关系。这一学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曾经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一学说中关于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的论述,和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地域、地理视野的论述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翻检一下中国古代的典籍,这样的记载和论说确实不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的事情,公子季札听了十五国风之后,分别给予了不同评价,诸如《齐风》的“泱泱乎大风”、《魏风》的“大而婉,险而易行”、《秦风》的刚健宏大等,这些都足以表明 2500 多年前的古人已注意到文学的地域风格差异,初具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到了唐代初年,《隋书·文学传序》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说就更为集中和明确了,其中有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一传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古典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古典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等课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学界已有的成果也颇为丰厚。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载体,它不仅承载了作家的思想情感,更承载了社会历史真实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图景,但是文学研究者却较少关注到诗词等文学作品是如何全面展现一个地域的文化及其文化性格的。作为地方文化的一种书写存在方式,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以及戏剧小说的创作,本不应该被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忽视,不少地方史学者愿意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在各种地方志和历史典籍中,且时以“虚构”“不真实”等说辞为推脱,使得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对地方文化真实而细致的描写就这样遗憾地缺席了。

在笔者看来,文学不应该仅仅只关注风花雪月的文辞之美,或只注意发掘作家的个人思想情怀,作家生存的时空场域同样重要,地域空间及其文化个性



之于作家思想情怀之养成,在某些时候可能比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更为重要。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史书或方志中的传记和簿录,也不应该是在史料基础上抽象演绎出来的干巴巴的定律、原则或原理,它更需要鲜活的书写状态,让人们充分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和承绪。一直以来,笔者不断尝试将文学和史学研究紧密结合,通过历史文化的视角去品读诗词,将诗词作为了解历史和地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探讨。在笔者先前出版的几种专著中,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学术设想。本书也是这一学术思路的继续,书的副标题《吴文化视野中的古代苏州诗词研究》便足以说明。只是本书作为在校大学生通识课程的参考学材,文字略活泼些,行文虽与通行的学术专著略有不同,但“无征不信”的学术原则还是恪守的。

在本书中,通过史籍、方志的参融,对历代苏州题材的诗词等文学作品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式品读和鉴赏,既对苏州自然山水之佳胜、风土人情之醇厚、文人生活之风雅以及名胜遗迹的保护、文化精神的传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展现,又对苏州文化的深层次内蕴作了进一步剖析,藉此来消除世人对吴人和吴文化的种种误会与曲解。世人都说吴文化崇文重教,风流儒雅,这算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公论。然而这一所谓“公论”“定评”的背后,吴人却一直背负着一个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所谓“缺点”——生性懦弱,胆小怕事。但是,当你听到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的振臂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范成大“使不辱命”惊心动魄的场景时,当你被郑思肖《心史》中“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的情怀所感动时,当你吟哦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时,当你观看着舞台上演绎的“五人义”的千秋大节时,还有苏州文庙中的廉石默默诉说着陆绩“官无长物唯求石”的清正廉洁时……所有的误会和曲解也许会一扫而光,因为这才是吴文化的真正内核,至于富庶繁华、风流儒雅,毕竟只是表象而已。



目 录

前言 / 001

姑苏声音篇

“吴趋风土著清嘉,弄笔闲窗纪岁华”

——历代姑苏竹枝词的风土人情之美 / 002

“双袖翩跹舞越罗,小娃十五解吴歌”

——吴地民歌的情韵及其历史文化的解读 / 013

“一串珠喉逐晚风,百啭新莺出幽谷”

——苏州评弹的浅唱低吟 / 021

“依约晓窗人未起,卖花声里到苏州”

——吴侬软语的圆匀嘹亮之美 / 029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吴中文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最强声音 / 036

山水风物篇

“阿侬生长烟波窟,不羨浮家张志和”

——烟波太湖的诗情画意和风土民情 / 048

“长虹稳卧碧江心,梦寐频游觉莫寻”

——垂虹桥的文学风雅和文学记忆 / 057

“一峰突起青螺堆,万古晏秀临苏台”

——历代文人题咏“吴中第一名胜”虎丘 / 065

“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中的吴风吴韵 / 075



“结伴寻春邓尉山，梅花消息此山间”

——长盛不衰的“香雪海”赏梅风习 / 085

园林风雅篇

“隔断城西市语哗，幽栖绝似野人家”

——苏州园林的意境营造与古典诗文的艺术亲缘 / 094

“图披子美迹，诗诵欧阳篇”

——沧浪亭的文学因缘考辨 / 101

“竹外瑶笙时一听，风前玉麈正多谈”

——玉山草堂的风雅与诗词吟咏 / 107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文徵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诗画册 / 115

“闲向词坛纂遗逸，听枫园里烛摇红”

——以苏州听枫园、鹤园为中心的晚清词坛风会 / 127

文学胜迹篇

“补种甘棠绕屋新，后先循吏总诗人”

——白居易的苏州行踪与诗咏 / 138

“见说松陵富酬唱，直从皮陆到如今”

——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躬耕甫里及“皮陆”唱和 / 147

“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

——贺铸魂牵梦绕的“横塘旧梦” / 159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的人生诗咏 / 165

“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

——苏州承天寺的“井中奇书”《心史》 / 172

苏式生活篇

“如此清闲受清福，何须复梦殿东廊”

——晚明吴中文人家居遵生的“长物”情怀 / 182



“净淘红粒罾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

——苏州饮食文化与美食诗咏 / 191

“院本爱看新乐谱，舞衣不数旧霓裳”

——甌毬上的吴门风雅昆曲 / 201

“浮白奏来天上曲，杀青搜尽世间书”

——甫里梅花墅之文学、戏剧与出版活动 / 210

“园灵证盟”苏州的浪漫

——沧浪亭与沈复的情感“小世界” / 216

文化传承篇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吴越春秋风云激荡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书写 / 224

“一堂俎豆千秋业，异代文章四海人”

——从虎丘山“唐宋五贤祠”到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 23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及其儒家人格精神之传承 / 241

“一传词坛标赤帜，千秋大节歌白雪”

——《清忠谱》与诗咏五人义 / 249

“贪泉便饮难移念，廉石将从压载留”

——“官无长物唯求石”的清廉之风代代相传 / 256

后记 / 261

姑

苏

声

音

篇





❖ “吴趋风土著清嘉，弄笔闲窗纪岁华” ❖

——历代姑苏竹枝词的风土人情之美

竹枝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最早是作为一种民歌的形式，在今天的四川、重庆和湖北西部的沿江地区广泛流传。唐代诗人的笔下就时有描写，如顾况的《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诗中这样描写竹枝词民歌在楚地的盛行：“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中唐乐府诗人张籍在《送枝江刘明府》诗中，更是将楚地竹枝词盛行的情况写到了极致：“老着青衫为楚宰，平生治业有谁知？……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这一民间盛行不衰的歌谣，自然引起了中唐时期诸如白居易、刘禹锡这一批推重乐府的诗人的关注。白居易在《忆梦得诗》中有谓：“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词。”根据白居易的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我们知道，那是在听刘禹锡演唱竹枝词。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谪西南，在巴蜀一代接触了竹枝词这一民歌形式，于是就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学习并创作大量竹枝词，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那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自此之后，文人开始逐渐熟悉并热衷于竹枝词的创作，竹枝词以其语言明快流畅，以及浓厚的民歌情韵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竹枝词逐渐演变为一种吟咏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诗歌体裁。因为这一文学史贡献，清代学者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这样总结刘禹锡的文学史成就：“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

苏州以其悠久的历史、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多姿多彩的民间风情而备受世人的钦羡，因而文学史上以苏州山水自然、风土人情为题材的竹枝词创作，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诸多并非苏州本籍的文人来到苏州，无不对杏花春雨的江南、柔婉清雅的吴侬软语以及园林、昆曲、盆景、美食等苏式文化生活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竹枝词就成为最直接、最方便的咏唱形式。

元代末年，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诗人杨维桢寓居吴下日久，竟然觉得苏州的风光、风物、风情皆要远胜于家乡绍兴，他在一首《吴下竹枝词》中这样写道：“三箸春深草色齐，花间荡漾胜耶溪。采菱三五唱歌去，五马行春驻大堤。”要知道，绍兴之美，就王献之的一句“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就已然让天下人如痴如醉，神往不已，但杨维桢对吴中的喜爱不仅超越了历代文人“山阴道上”的想象，更超越了“美不



美家乡水”的家乡情结,若耶溪虽美,但又怎敌吴中的“花间荡漾”,更何况还有吴娃娇娥的“采菱三五唱歌去”,隐隐地萦回在山光水色之间。世俗、市井的生活,竟然可以这般的诗意,这般的风雅……

清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来到苏州,兴奋激动之情似乎难以掩抑,一口气写了数十首竹枝词,其中就将“最苏州”的风物写进诗中,兹举三首如下:

名园随意成丘壑,曲水疏花映小峦。
一自南垣工累石,假山雪洞更谁看?

虎丘待月中秋节,玉管冰弦薄暮过。
山畔若教明月上,便愁无地驻笙歌。

吴市花儿半塘住,小山盆景索千钱。
游船摇向河堤看,三月家家买杜鹃。

第一首诗着力介绍了苏州的园林营造和园林艺术之美学追求。明清时期是苏州园林营造的高峰时期,一座座名园的诞生,与许许多多的造园艺术工匠密不可分,其中就涌现出诸如计成(1582—?)、张南垣(1587—1671,原名涟,以字行)等叠山造园的大师。诗歌的前两句,实在是计成提出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计成《园冶·园说》)这一造园理论的忠实体现。园林中假山的堆叠,要讲究因地制宜、因势造形,切忌造作,因而“随意”二字,说来简单,却是极为考验工匠的经验和技艺。毫无疑问,计成和张南垣堪称千万苏式营造大师的高标。计成曾经营造过的名园有常州的东第园、仪征的寤园、南京的石巢园、扬州的影园。而张南垣营建的假山遍及南北,无锡寄畅园、嘉兴烟雨楼、上海豫园以及北京皇家畅春园、西苑中南海等处的假山均出其手,“一自南垣工累石,假山雪洞更谁看”,就是对张南垣一生艺术成就的最高评价。水流笔直则无“曲水流觞”之趣,若曲折蛇形过甚,则有矫枉过正之失。至于假山、流水之间的草木花卉,只需“疏花”点缀其间,绝不能若时下流行的色块铺地式,那只能是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无知者所为。

第二首诗歌是对中秋虎丘曲会的直接描写,真实再现了吴人沉醉痴迷于昆曲的热情,对此,本书将在昆曲一节中专门论说,不在此展开。

第三首诗描写了吴地种植花卉的盛况,尤其是对虎丘花市和苏式盆景艺术的正面描写,极具史料价值。晚明时期的苏州,形成了追捧盆景的风尚,这个时候的苏州文人通过洗浇、剪修、点缀等手法,艺术处理盆栽,在案头、庭院营造一种自然灵动之趣。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是一位对盆景很有研究的艺术家,他的《长物志》卷二中就专列《盆玩》一目,讲论他对盆景艺术的理解,说盆景造型必须要体现出制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清雅的文人志趣,因而其最终的



艺术形象要能够“结为马远之欹斜诘曲、郭熙之露顶张拳、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子昭之拖拽轩翥等状，栽以佳器，槎牙可观”（文震亨《长物志》卷二《盆玩》）。如此看来，张英诗中所说的“小山盆景索千钱”，绝不是虚诞的夸张笔调，应该属于完全正常情理之事了。

在众多姑苏竹枝词中，清初桐城诗人方孝标（1617—1697）有一组显得比较特别，它既不是描写自然风光，也没有对苏州的风俗、风情进行描写，却将眼光转向明清易代之际这一重大事变的历史背景，写出了自己对士风丕变的无限感喟：

不到姑苏十八年，年来风景倍堪怜。
阊门一半屯戎马，甯筑城头咽晓烟。

别作乌云学画图，妆成秃发亦能铺。
娉婷故向旁人问，似得孙家堕马无。

翩翩褒袖说遗民，周粟夷齐颇入唇。
闻得将军需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

袞袞群公为奏销，悬车岂待北山招。
辕门昨日昌黎寿，止有三人衣锦袍。

才华果不愧相如，八十红衫伴彩舆。
舆外双鬟何楚楚，一盘佛手一宣垆。

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动荡和变革之后，许多士大夫不愿做贰臣，以伯夷、叔齐为楷范，选择隐逸山林、“不食周粟”的生活，坚拒出仕新朝。但是，在清初三案（“通海案”“科场案”“奏销案”）的震慑下，江南的士绅群体最终也产生了分化，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量，有不少人放弃了遗民气节的坚守。方孝标的这几首《竹枝词》就是再现“奏销案”对苏州士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中用到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又转投曹操，充当记室的典故，表达自己对这一人生选择的轻鄙之情，故而诗中出语尖刻辛辣，字字刺人痛处：“闻得将军需记室，遍求书札荐陈琳”，“周粟夷齐颇入唇”，“袞袞群公为奏销，悬车岂待北山招”。这里的“北山招”，用的是南朝时期骈文家孔稚圭《北山移文》的典故，方孝标在此更是不留情面地批评那些放弃坚守遗民志节者，其实就和《北山移文》中的名士周颙一样故作高蹈，而实质上是醉心利禄之辈，根本无需“北山招”也会主动“招安”，最终求得“衣锦袍”，甚至是“八十红衫伴彩舆”。面对这样的士风丕变，当时江南士子间就普遍流传着一首讽刺士人纷纷仕清的诗作，可以为方孝标的这组《竹枝词》下注脚，不妨一读其诗，诗曰：“圣朝特旨试



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褚人获《坚瓠五集》卷三《一队夷齐》），若方孝标这样的竹枝词，与纯粹描写风物、风情的传统竹枝词相比，只能是一种别调，但它极具历史价值，故而在此兼及，聊备竹枝之一格。

苏州本籍诗人、文人，他们不仅是吴地文化的体验者、参与者，也是吴地辉煌文化的创造者。长期生活的感性体验，使得他们所创作的姑苏竹枝词比起外地来苏文人的作品来，更能全面深入细致地体现出吴地的风土人情之美。在苏州文化史上，清代的顾禄、袁学澜等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专以苏州乡邦文献整理研究为己任，诗歌创作以苏州节令诗和姑苏竹枝词为重点。袁学澜《自题〈吴郡岁华纪丽〉》中的“吴趋风土著清嘉，弄笔闲窗纪岁华”二句，可以作为顾、袁二人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总体评价。

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自署茶磨山人，道光、咸丰年间苏州人。顾禄家境富裕，富才性，喜结交名流，好友韦光黻在《闻见闾幽录》中说他“恃才华，纵情声色，娶妾居山塘之抱绿渔庄。刻《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外洋日本国重镌其版，称为才子”。袁学澜也曾在《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一文中这样写道：“昔乙未秋，余与顾曾相识于青溪邀月榭，时彼豪气方盛，志方恣，挟资出游，骛声逐利，遍交贤杰，衔杯接欢，日驰骋于酒场文社间，颇以豪侠自命。”

顾禄一生尤措意于苏州风土、风情，所著《清嘉录》，取陆机《吴趋行》中“土风清且嘉”一语的意思，按照十二月为序，详细记述了苏州地区的节令习俗，并以大量的经史典籍、地方志、历代诗文作品加以参证，是全面记录苏州节令和风土人情较为全面的经典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高度评价此书曰：“顾铁卿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虽然顾禄自己未多作关于吴地岁时风俗的诗词，但他在《清嘉录》中，却收集了大量先贤和同时代人所写的苏州节令风俗诗词，其中尤以竹枝词为多，兹举蔡云和徐士铉对苏州独特节令风俗“石湖串月”和“冬至大如年”的描写，由此可以感受一下苏州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情：

行春桥畔画桡停，十里秋光红蓼汀。

夜半潮生看串月，几人醉倚望湖亭。

有几人家挂喜神，匆匆拜节趁清晨。

冬肥年瘦生分别，尚袭姬家建子春。

——蔡云《吴歙》



秋风十里绿蒲生，串月看来虚有名。
十八桥环半遮没，渔村一点水边明。

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鲜。
毕竟勾吴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

——徐士铉《吴中竹枝词》

因为住在山塘街的缘故，顾禄对虎丘、山塘一带的历史文献和风俗民情特别熟悉，因而曾专注于此，完成了《桐桥倚棹录》，“是书以桐桥为虎阜最著名之处，故名曰《桐桥倚棹录》，盖摘取李嘉祐‘春风倚棹阖闾城’诗意也”（顾禄《桐桥倚棹录·凡例》）。顾禄在编写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以往史家、学者和修志者所轻忽的内容，他在《凡例》中就明确指出：“山塘市廛、工作、舟楫、园圃之属，志皆缺而不载，止偶载一二物产，志体自应如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的价值正在于此：“此书最佳部分为市廛、工作、园圃诸部，足见当时苏州商业、手工业及园艺业之情况，以前修志者所未措意者也。”（顾颉刚《题〈桐桥倚棹录〉》）

《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二书曾因种种原因，在日本备受关注和推崇，在中国却不能广为流传，在顾颉刚等前辈学者的介绍、刊布后，学界越发重视其学术价值，南开大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的一段评价，堪为定评：“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咏，或以之为导游。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来新夏《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前言）

在顾禄之后，苏州又出现了一位有“风俗诗人”冠冕的文人袁学澜，他在苏州风俗研究和风俗诗歌的创作上比起顾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学澜（1804—1879），原名景澜，字文绮，号巢春，元和（今江苏苏州）人。据民国《吴县志》记载，袁学澜“世居尹山袁村”，自幼“独溺苦于学”，23岁时在乡里倡议组织“尹山吟社”，诗歌创作在吴中小有名气。仕途蹭蹬不遇，袁学澜遂决意于苏州风俗人情的调查研究，并以此为诗，创作了千余首专门吟咏苏州风俗、节令以及名胜掌故的诗歌，这些作品收入他的《姑苏竹枝词百首》《苏台揽胜百咏》《田家四时绝句百首》《游吴郡西山诗》《吴俗讽喻诗》《吴门新年杂咏》《虎丘杂事诗》《适园丛稿》等诗集中，袁学澜也因此获得“风俗诗人”的雅号。

袁学澜的很多著作以稿本的形式存世，且其中有很多稿本流传保存在日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他另外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吴郡岁华纪丽》的稿本藏于南京图书馆，后据此点校出版，世人得以一睹全貌，也成为研究苏州风俗最为重要的一部典籍。《吴郡岁华纪丽》是在顾禄《清嘉录》的影响下，并以



此为基础,进行大量的增补而成。全书以岁时节令为序,全面记载了苏州地区的山川风光、风俗风尚、物产工艺、饮食娱乐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书中的每一则介绍、考证文字,都是旁征博引,在考证之后都附有大量的诗词作品,其中就有不少是袁学澜自己创作的竹枝词等风俗诗,使得全书不仅具有学术性,也极具文学性和可读性。

袁学澜自己对这部著述的自我期许还是很高的,他在《自题〈吴郡岁华纪丽〉》诗中反复致意:“要与吴中添近事,旗亭补唱竹枝声”,“吴趋风土著清嘉,弄笔闲窗纪岁华”,“好景从头记四时,山谣里谚并歌词”,“田家月令齐民术,本计宜从卷里寻”,“频参稼圃蚕桑话,聊代香山讽喻诗”。从袁氏的自题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吴郡岁华纪丽》和顾禄《清嘉录》之间的学术渊源,也可以看到他不避俚俗,对民间文化、风俗人情的高度重视,更可体会到他搜集整理、研究风俗,创作大量风俗诗的真正意图在于秉承白居易以来的讽喻诗传统,正所谓“聊代香山讽喻诗”也。所以,在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和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纯粹描写苏州风土人情的诗歌作品,可以看到诗人徜徉在苏州山水和历史遗迹中的幽情逸韵,还可以读到关乎民风、土风的讽喻之作。

“福济喧游四月天,笋鞋争踏运千年。神仙轧处香尘涌,剩有归人拾翠钿。”(袁学澜《姑苏竹枝词》)这是袁学澜所写的一首典型而纯粹的风俗诗,若再结合《吴郡岁华纪丽》的文字记载和考证,就会明白苏州独有的民俗活动“轧神仙”,明白何以吴地土人百姓会在农历四月十四聚集福济观,举行如此盛大的活动。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四:“福济观在吴郡皋桥东,俗称神仙庙,中奉回祖吕祖像。四月十四日为仙诞日……仙人每化褴褛丐者,混迹观中,有患奇疾者,至是日进香,每得获疗,谓仙怜其诚而济度也。以是士女骈集进香,游人杂闹,谓之轧神仙。”

长期隐居不仕的生活,并没有使袁学澜忘却文人的社会责任,他在《吴郡岁华纪丽》的《凡例》中就专列一条,明确提讲到自己著述岁时、风土的目的,就是为了像白居易提倡新乐府和讽喻诗一样,“频参稼圃蚕桑话,聊代香山讽喻诗”也,其中有曰:“其为写承平之风景,纪乡闾之旧俗,以示民去奢即俭之意,则无弗同也。然而著书立说之旨,专以觉世牖民为务,故于卷端,首列吴俗箴言数则,为徇路之铎声,当头之棒喝,其亦诗人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之意也。”《吴郡岁华纪丽》卷首的《吴俗箴言》,是袁学澜从历代的苏州著述,或是苏州地方官的文告中摘引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作为垂戒世人的箴言。这样的文字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不妨摘引几则:

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才。城乡村镇,宜设社学一处,延聘学问纯正之士为师。本乡子弟八岁以上,及家贫无资者,州县官量为设处廩谷,概送入学。



先与讲明孝经、小学，教之歌诗歌习礼、问安视膳、进退揖让之节，使知存心敦行之学，然后以四书五经、程朱传注，养蒙育德。

宴会所以洽欢，何得争夸贵重，烹调珍错，排设多品，一席费至数金。小集辄耗中人终岁之资，徒博片时之果腹，重造暴殄之孽因。自后正事张筵，不得过八菜，费限一金。小集定以五簋。酌丰俭之宜，留不尽之福。物薄而情敦，费省而礼尽，何苦而不为也。

袁学澜在其所作《阊门讴》一诗的序言中，曾批评西晋文学家陆机，说他的《吴趋行》“侈陈富美，未寓箴规”，并明确地提出：“窃谓吴俗日靡，亟宜返本崇朴”，“故述是诗以劝焉”。而其所作《春日游吴中诸家园林用东坡和子由踏青韵》的诗序，更加集中地体现了袁学澜的这一思想。在《吴郡岁华纪丽》中，袁学澜对苏州城内流行的诸如迎神赛会、祭祀烧香、灯船妓宴、蟀斗虫嬉这一类的活动，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活动滋长了社会上的铺张浪费、攀比之风。在《吴郡岁华纪丽》中，袁学澜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农夫的辛勤劳作，奉劝世人惜福，不要浪费粮食：“是时炎气郁蒸，风绝丝丝，所最难堪者：为食力担夫，红尘赤日也；为锄禾农父，汗雨泥途也。火煜云头，霞烘日脚，蚊飞翳翳，潜啮肌血，煨草驱之不能去，蝇营营，复来扰人。贫家有热恼城，无清凉国，桔槔轮转灌田，无昼夜，其鸣作苦愁声。睹此情景，惺然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矣。”（《吴郡岁华纪丽》卷六《六月溽暑》）时至今日，尚有津津乐道，侈言吴地物产富饶、生活精致奢华者，读此能不汗颜乎？

拓展训练

吴下竹枝词（选三）

（元）杨维桢

三箸春深草色齐，花间荡漾胜耶溪。

采菱三五唱歌去，五马行春驻大堤。

家住越来溪上头，胭脂塘里木兰舟。

木兰风起飞花急，只逐越来溪上流。

宝带桥西江水重，寄郎书去未回依。

莫令错送回文锦，不答鸳鸯字半封。



两山竹枝词

(明)沈懋孝

洞庭秋水接三江,正美鲈鱼橘柚香。
丝管家家明月夜,侬今何事不还乡。

吴江竹枝词

(明)顾 清

正月吴江好放船,雪消冰泮水如天。
江头杨柳千千树,记得东风似去年。

二月吴江燕子飞,河豚欲上荻芽短。
侬家艇子前洲里,贪看春波忘却归。

三月吴江柳正青,柳花飞去半为萍。
蔬畦麦陇蔷薇架,妆点田家作画屏。

四月吴江正插田,青秧白水暖生烟。
回桡转入深村里,只见垂杨不见天。

五月吴江赛屈原,红旗画楫满晴川。
鸱夷漂泊谁家事?寂寞胥门一炷烟。

六月吴江锦作天,青蒲绿柳间红莲。
渔郎日见不知爱,空在江边住百年。

七月吴江斗巧天,鸡头菱角彩楼前。
青裙荡桨谁家女,独自中流唱采莲。

八月吴江泊钓船,芙蓉花下绿杨边。
鸳鸯一双堪入画,只可遥看莫近前。

九月吴江空水鲜,菊花篱落晚霞天。
诗中尽说斜川好,不道斜川在眼前。

十月吴江大有年,桡声两岸夕阳天。
竞舂白粲轮官里,不遣乡胥恼夜眠。

冬半吴江水未坚,芦花枫叶尚依然。
沙头一派天书字,知道鸿飞若个边。

腊月吴江更自妍,梅花开近竹林边。